



All the women
involved in my unripe
years

程小莹·著

与青春有关的女人

——所有文字的成因，都源于这些女人，以及男人的一次发育。

文匯出版社

青春的序与跋

青春期阅读的书，总是记在心里。书的封面、书脊、折角的页面、文字下面的划线、插图……阅读还包括看电影。影院的月排片表、电影说明书、演职员表、插曲……

还有那些人物——女人。

书不多，电影也不多；就像青春期，很短。一本书、一部电影，反复去看，就可以仔细端详出可爱、温馨、情调和色情，在青春的世界里荡漾，自得其乐。现在我以知根知底的回味，来取悦自己，取悦别人，依稀看到我的寻找路径的步履，寓意匪浅。

当一个女人从西西里岛小镇上走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每一次出行，总是吸引一群青春初期的男人，一字排开，望着款款而来的女人，目不转睛；他们破旧的脚踏车，歪倒在脚边。女人走过去了，他们立刻飞身骑上脚踏车，发飙一般抄小路、跨便道，吱吱呀呀地在门洞、石桥、大街小巷之间穿来拐去，为的就是赶到女人的前面，然后再气喘吁吁地一字排开，继续看女人。我看

一、寻找吴妈

从那时起，我脸上一直感觉到有一只女人的手在拧我。人家阿Q是拧小尼姑，我却被女人拧，比较起来到底哪个更意味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总觉得阿Q比我老卵……

如果说，在梦中，可以重温已逝的岁月，怡然自得，那是因为在床上。人的生命从床上开始。

那时候，我的视线落在各种各样床上之际，就产生许多疑惑。一张床在房间里可以形成岁月。在整个生命中，有一部分是睡眠，它们在床上完成；在整个生命中，我有一部分是阅读，也是在床上完成。在床上，我意识到生命的整体。

我最早对床发出疑问是这样的——小学4年级，读《三国演义》第十六回，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渭水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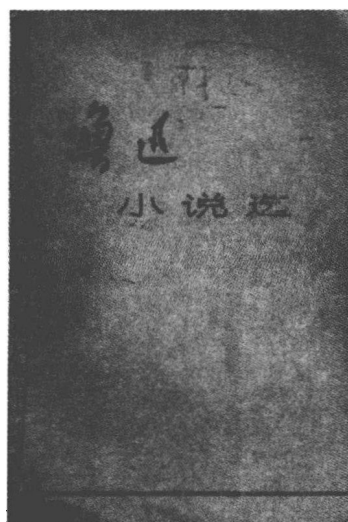
操曰：“今日得见夫人，乃天幸也。今宵愿同枕席，随吾还都，

便发现了自己以往从未感觉到的潜在气质。

于是，在寻找吴妈的过程中，我发现那个男人——鲁迅，他始终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来看女人，他教会了我，讴歌母性的伟大和女性特征，让我在同情她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同时，主题思想也出来了——控诉旧礼教对她们的摧残，关注她们的命运，吴妈不过是个和“困觉”有关的女人，同时还有更多的吴妈，她们自己遭受过虐待，“做了婆婆，仍然虐待儿媳”；“幸而自立之后，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”；万一执掌大权，“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”……鲁迅提醒社会，警策世人，当然也给男人女人敲警钟。

鲁迅就这样抽着香烟，半夜三更跟我说吴妈的事情。我令人迷醉的青春诗情里的，第一次闻到了香烟味道。在那里，那个瘦长的、一脸青春痘的家伙，真正感受到了男人味道。那时候，我在上海长阳路许昌路那边，就经常闻到上海卷烟厂飘浮着的烟草气息。我几乎每天要坐 22 路电车经过那里，便觉得了烟瘾，尽管我那时还不会抽烟。气味带给了我许多关于烟草的联想：男人的思考、智慧、写作、破案、交友、掩饰、焦虑、悠闲、吐烟圈、流氓腔、咳嗽，香烟在手表的表面上笃实……都跟吴妈有关。

那些与抽烟有关的动作，是一些严肃的态势和闲适的态势，被我一起凝固在生活里。还有一些诗情画意，是这个城市的香烟牌子，老的有“牡丹”、“飞马”、“勇士”、“劳动”、“大联珠”、“大前门”，后来有“上海”、“海鸥”、“凤凰”、“金



1972 年版

花茶”、“敦煌”等，高档的是“中华”、“熊猫”，还有没有牌子的“白壳子”。那时候我开始抽烟。

在卷烟厂的气味里，我发现烟叶与烟草的主题，它紧贴着工业革命与男人。从种植到加工，在严谨的制作工序里，它的基本气味不变，但巧妙地被加入了工艺和性格，并且显示了档次和距离，一种风格，与城市生活和谐。烟草气息让人觉得饿，像青春少年发育时需要刺激。

一会儿工夫，我的第一支香烟抽完了，它使我晕眩呕吐。往日的香味在经过燃烧之后似乎并不可亲与可心，唇上还带上了焦油的苦涩。烟是一片漂浮的气味，人在其间被翻卷。

但我还是要经过长阳路许昌路，那里的味道依然香飘四溢。在一片空气渐渐平息的骚动背景下，断断续续变成了幻想。耽于声色的城市在 1973 年倍感压抑。一个下午有多么漫长。

后来我就开始了在工厂里的日子。我在纺织厂做事儿，棉花纺成纱再织成布，全是和棉花有关。棉花与女人有关，全是女人。

那个夜班，饭间的桌上多了几个铁皮烟灰缸。我继续着我对香烟味道的体验。几个男工乱扔烟蒂，干部们正在批评教育。

我注视着这些铁皮烟灰缸。纺织厂里就两个地方可以抽烟，饭间和厕所间——一个进、一个出的地方，很符合抽烟的过程，吸入与呼出。工余辰光，男人就喜欢集聚在这两个地方，说一些男人女人的事情，许多个吴妈，就在这样的香烟味道里被男人说着，

的工具箱边上。

干部说：“打开。”我说：“这是我的工具箱，要检查，你们尽管打开，我不走私也不贩毒，这箱子从不上锁。”干部问：“里面有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就放着我的工作手套、揩手的回丝、一副鞋垫和一个肥皂盒，还有一副捡来有待缴公的太阳眼镜。”

一个干部像变戏法似的用手敲了敲木箱的四周，然后打开门，伸进一只手，从里面拿出一件件挂在用铁丝、粗电线弯成的各种衣架上的女人内衣内裤。差不多我们整个班的女工的那些宝贝都从这个箱子里变了出来。

干部说：“我们不认为你有收藏这些东西的怪癖。”我说：“你要这样认为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”很明显，这些东西是被人刚放进去的。我知道干部的工作就是教育人。他们良好的感觉全赖于不断地有人被他们教育，但如果有人讲的道理比他们深，比他们透，比他们表达得更准确，更清晰，更严谨，神态比他们更自如，显得更可以教育他们，那他们的感觉便全没了。

那些东西平时全晾在车间角落以及车头箱内，检查团突击，女工们临时坚壁清野，一古脑儿把它们塞进了我这个从不上锁的工具箱里。我瞧着这些女人现在若无其事、埋头苦干的样子，心里觉得好笑。

“那么是谁呢？是谁把这些东西放进了你的箱子？”这时有个很少壮的干部开口了，还操着标准的国语。那时，我这个闲得无聊的家伙爱看电影，几部好看的中外电影反反复复地看，对白

背得烂熟，同人对话，常常可以将电影对白与之相应。而且一旦如此就感觉特好，俨然有配音演员童自荣于鼎邱岳峰毕克的风范。我发觉这个拿腔作势的少壮干部正走进了这个圈套。

“车间里（电话局）的小姐都昏过去了。她们把手都伸到我的工具箱（手提包）里啦！全厂（城）戒严！一定要抓住违纪者（李向阳）。 ”我这样说着有种不可名状的愉悦。

“可你也跑不了，事实是，这些东西全是在你的箱子内被发现的。”少壮干部开始往圈套里钻了。

“有一点可以肯定，（道尔太太不是被鱼杀死的。这句憋在心里。）这个厂里（这条船上）所有的人都有开（枪）启箱子的可能。所以，下一步，（雷斯上校）我们该去找找这些东西（这支枪）的主人。”

“这事其实很清楚。”值班长发话了，她大概知道这些东西的主人总不至于是我，总是这班上的女人，逃也逃不掉的，和我纠缠无济于事。

“如果你不能将此事解释清楚，我们只能认为有某种不健康的心理。”少壮干部显然不愿放过我。他直视我的目光加上语气，简直更像个侦探。

那就做侦探吧。

“找不到见证人，那么……控告杜丘十月三号抢劫一案，可能就是一个假案。”我在这时有点忘乎所以，于是就把矢村警长的一段台词和盘托出。“每个旅馆都去搜查了，瞧，这是单子……

横路有下落了，在精神病院，地址嘛……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
这可是杨纯成的配音，但干部们听不出个头绪，但分明已觉得无趣，就动手捧起一大堆女人的东西走路。那个少壮干部心有不甘，临走又望了我一眼。我便对他说：“你的，真正的军人的……不是，战术的，不懂。土八路的，这个，狡猾狡猾的。”我又对他安慰：“这不是我们无能，这是共军太狡猾，……军座不必为此懊丧。”

这事到那个时候我还觉得乐趣无穷。直到我的大名被列入“严重违反厂纪厂规者”名单并在厂门口张贴，我才感到有些吃亏，有些冤枉。后来我在这个厂里，还真的是——地址和姓名，一问就知道了。

这个关于我和女人内衣内裤的故事，在那个夏季很长时间内让人津津乐道。我想，那个叫荷子的女工大概便是在那时候知道我的。还有工会主席范善花。当劳动工资科通知我换岗之后，我便去找工会要求维护我的职工权益，范善花看到我便拍拍我的头。这个老三届的女人在这纺织厂里干了二十年，现在就在女人的世界里专门管婆婆妈妈的事儿，所以就十分像个婆婆妈妈。“你好好的，你干吗这么关照女人的东西？”她拍一下手大声说，她说话间经常这样拍一下掌。这一点很像我想象的吴妈。我的脸有点热，女人就把我当孩子。“你蠢的，这些女工精啊，你替她们出头，现在她们谁来帮你呀？”

是一次时间的弥合，一次遗忘的心跳，许多年以后，被城市韵律的快感生活所偿还。我闻到的城市空气里，带来了教父般的意味。

当然，这是我许多年以后的发见。在那时，我仅仅发现了人的生活，由于一份新意可以变得欢乐，或者悲哀。但无论如何，也可以说是得失有得的。也许这一次是失去太多，或得到太多，人终将要为此得以补偿，或为此付出。谁都有权利期待着即将到来的补偿，但也需要付出。机遇在后头。

重要的是，男人的青春在那个夏季开始积聚精力和勇气。这个时候，身体要干净。我是以一种干净来看待心目中充满着的美好的青春和裸露的夏季。过去我用干净来抵御罪恶。现在我可以各种方式修饰身体，保持干净的外表。如果还看到了一种丑恶的力量，或者说是一种悲剧的力量，那说明，青春正当时；你正在从最龌龊地方，走向干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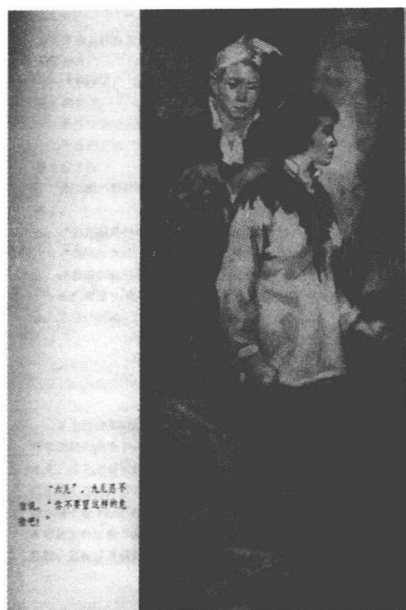
嘴唇紧闭着，把脖子上的纽扣儿也预先解开了。

她通过这条长长的大街，就像一位凯旋的将军，正在通过需要他检阅的部队。青年们，有的后退了几步，有的上到墙根高坡上，去瞻仰她的丰姿。

有许多时候，我就和这些青年一起“瞻仰她的丰姿”，这个在房间里“鬼混”的女人，一旦走了出来，让我心跳；这种感觉与以往不同，即便同是在《铁木前传》里，我看九儿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感觉。这是由于她的漂亮吗？似乎不全是。

在漂亮的背后，有一个最要紧的地方，我觉得也是最要命的——她吸引我的居然是她有一个“黎大傻老婆”这样的落后姐姐，还有，不爱参加政治学习，不爱参加集体活动，小满儿也曾是个团员，也有积极的时候，那是在老家，村里宣传婚姻法的时候，“这女孩子忽然积极起来”，“她自动地到会，请人读报给她听，正正经经地沉默着，思想着”。小满儿母亲听说小满儿“鬼混”的事儿了，所以她男人要回来的时候，赶紧来接小满儿回去，还说“名声不好听，我的小祖宗”。小满儿干脆回答道“婚姻是你和姐姐包办的，你们应该包办到底，男人既要回来，你们就快拾掇上车走吧。”她用学到的婚姻法知识反抗了母亲和姐姐给她包办的婚姻，让前来接她的母亲空手而归。这让我觉得爽。小满儿“野”得让我舒服。

然而，当白天无忧无虑地玩乐过后，夜晚，小满儿的内心是



《铁木前传》插图——“六儿，”九儿忍不住说，“你不要冒这样的危险吧！”

那时候，我像一件东西似的，从这个人手中移交到那个人手中，派了别的用处。然而，我原先车间的女工都说我是“模子”。我认为“模子”的意思，也有点接近“鬼混”。我就和她们鬼混。所以我对小满儿的鬼混，充满亲切感。

她们到我的新工作的车间来看我，那是管道工的工场。早班吃饭以后，那群女工就候在那儿了。她们踏在地上大大小小的铁件上，高高低低错落有致，仿佛是一组群像。她们凑份子送了我两条“555”香烟，我让我的师傅当场拆了分了。是模子，她们说。车间开车的红灯闪过后，她们便忽地散了，各自拖着鞋皮，一阵风地去了。我心底就感到一阵空空落落。

我知道“模子”是身胚的意思，配模子是指身材的壮实，大模子就是大块头，被称作“模子”的人便是做事说话很到位的人。这些意思，使我身上平添了不少男人的力气。在管子间这个男人的世界，在终日同铁家伙打交道的生活里，力气真是少不了。

一开始，我有一种每天进行体能大运动量训练的感觉。我扛着大大小小的铁锤、管子钳、扳头、白铁管、生铁凡尔、弯头、三通、螺丝螺帽……这些全是沉沉的铁疙瘩。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一伙，到全厂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去，安装修理那些水管、水汀管、凡尔、水泵。我抡大锤，打墙洞，掘地，拧铁管，绞螺纹，拆水泵，装凡尔，从阴井盖里的地洞钻进钻出，到房顶上的凉水塔爬上爬下。那时候，我的饭量大增。吃得多会让自己感到力气大，勇气倍增；

花了大力气便觉得自己得多吃。如此循环，我以为是健康良性的，因为我看到自己身上有肌肉隆起。我权且把这一切当作原先每天的俯卧撑、拉簧、哑铃的操练。每年夏季之前的那段日子里，我总要加紧这种操练，以便在夏天穿得单薄的时候，不至于让人看到条条肋骨。

还有那些女人，我总觉得她们与我同在。

还有心目中的小满儿。

我原先车间的那群小女人，逢早班就会闹哄哄地到我们工场来看我。她们没有坐在铁件上的习惯，就是上上下下站在铁件上错落有致地围着我。我和她们之间语言上的随意放肆，常让我有一种“鬼混”的暖意。我趴在沾有油污的水泥地上，将一只只水泵上的螺丝拧紧。边上，女人的脚，会把她们脚边的螺帽垫圈轻轻拨来，用脚尖。她们并不忌讳各自凉鞋里裸露的脚趾。她们肥大的飘逸的花布长裤，不断掀动起一阵微风，有一股气息随之而来。

我操起扳头。我手臂上的肌肉鼓起，青筋暴露。这时候，我看到周围女人的脚纹丝不动。我感到我裸露的臂膊上，有女人的目光温暖地抚过。

女人们散去。我像办完了什么事似的，站直身，在刚才她们立过的地方，站着。我拾掇着家什，一枚垫圈从我手指间滑落，在地上无声地滚动。我像有什么心事一样。无语。越过工场的有着铁栅栏的窗户，我的目光注视着黄浦江面弥漫着的灰蒙蒙的雾气。寻一个女人，我含糊地说了一句。

那些美丽的女人，与青春同在，与故事同在，与时代同在。小满儿身上的被警示，恐惧感，与欢乐的情感遥相呼应，从1970年代开始，萦绕着我，直达1980年代。一个关于爱与诱惑的女人，有着破碎的步履和慵懶疲倦的姿态，感觉身体在冀中平原的沙尘里飘逸而去，我甚至会感觉看到一具美丽女尸漂浮在河面上。

《铁木前传》的一个个画面，其实离开那时的我也很遥远。那是属于孙犁个人和时代的情感交融。他用一种独创的经典语言来讲述，他语境里的冀中平原的人们贫困而勤勉，带着温情。

《铁木前传》是孙犁的最后一部小说，在他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一部不到五万字的小说，在结构上容纳了三条线索：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的老人友情线；木匠的儿子六儿与铁匠的女儿九儿，还有和小满儿的爱情线，几乎是一男二女的三角恋爱；木匠另一个儿子四儿，和九儿、锅灶等青年人组织的集体生活线。这三条线索各自承载着意义，交织在一起，构成小说的整体。

老人的“友情变故”，体现的是对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认同。“两个老朋友显然站在了不同的地位上。黎老东完全觉到了这一点，傅老刚很快也完全觉到了，这就是我们悲剧产生的根源。”它几乎造就了最早的贫富分化引发的“铁”与“木”这两个阶级兄弟的友谊破裂。但是，在深层结构中，体现的又是孙犁的一种什么思想呢？孙犁在谈到《铁木前传》的写作起因时说：“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。这种思想，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，